

傳信方集釋

唐 劉禹錫 著
馮 叔 鏞 集釋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原著系唐代刘禹錫所作,至元时即經亡佚,世无傳本,明代以后著作中,虽有引及,俱自唐宋方书輾轉抄摘而来。刘氏所輯各方,用藥简单、价格低廉、奏效迅捷,具有廉、便、驗三个特点,符合一般应用。

作者从各家著述中搜抉鉤稽,集成一輯,复旁証博引,作了必要的考証,最后結合临床应用,詳为闡釋,尤有助于讀者对方义的理解。

本书提供一般学习祖国医学者及临床医师作参考。

傳 信 方 集 釋

唐 刘禹錫 著

馮 汉 鏞 集釋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南京西路200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63号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4/32 字數 32,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

統一書号: 14119·827

定 价: (八)0.14元

輯本傳信方集釋

傳信方一書為劉禹錫所作。劉是~~中唐時人~~，~~生于~~唐代宗大曆七年(公元772年)，死于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享年七十一歲。他的生平事迹，在宋祁的新唐書和辛文房的唐才子傳中，都有敘述，這裡不再重複。不過宋祁和辛文房敘述劉禹錫的事跡時，只偏重於他的官職與文學成就。事實上，劉氏不僅在文學方面，有高深的造詣，同樣地，他在醫學上也有深入的鉅研。他少年在鄉的時候，就已經愛好醫學。他在管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中說：“從世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于群方為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誠難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脈以探表候。”後來又向薛郎中請教“藥焙法”。在這種勤勤懇懇的研究下，所以他对醫術，就有了一定的成就，所可惜的是他僅僅給家中的一些親屬治病，而沒有把醫術用來濟世活人。雖劉氏嘗以“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①為自豪，但畢竟因此而局限了他對醫術運用的機會。

劉氏在醫學上的貢獻主要是編有傳信方一書。他編的這部書，分為兩卷，共有五十多個處方，每方都是曾經試用有效的，所以才取名為“傳信”。書的內容，在療治範圍上，牽涉是相當廣的。有內科處方，如鹽黑丸、鹽湯治干霍亂及治痢諸方；有外科，如葱涕治金瘡，稻秆灰治傷折；有皮膚科，如芦會治癬；有婦科，如案紙燒灰治月經；有眼科，如羊肝丸治青盲內障；有口腔科，如皂莢矾治喉痹，薔薇根治口疳。除了上述的這幾方面外，還有一些治蟲咬蛇傷的處方與和香法、造桂漿法等等。

他所編撰的这些方剂,經我研究的結果,除一部分目前还不能証明其临床效果外;其中的大部分,确如作者自己所說是有良好疗效的。所以在古人的方书内,对傳信方里的药剂,也屡有引用。如苏頌的图經本草、沈括的苏沈良方、唐慎微的政和証类本草、許叔微的本事方、洪遵的集驗方、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及金人楊用道的广肘后方等,都抄录了傳信方中的药剂。甚至日人丹波康賴于永观二年(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所撰的医心方中,也录有傳信方内的处方。通过各个医家的引用,就可看出这部方书是受到医家重視的。

可惜的是:刘禹錫的傳信方,虽然受到推崇,但这部著作,自元以后,即告散佚,所以在明人的医学著作中,遂未見引用^②。至使一部很好的医方,湮沒而不傳。为了使人們能够重行看到这部著作,我仿照四庫全书輯严用和济生方与李迅集驗背疽方的办法,在古人的方书中,将傳信方逐一輯出。

经过三四年來若断若續的搜集,共輯出四十五方,較之原书五十多方,所差仅十之一二。虽然未能完全都搜集到,但大体上已相距不远,亟予整理出来为研究祖国医学者作参考。

傳信方中的方剂,不单有可靠的治驗,而且方中所用的药物,都是容易求得与价錢甚廉的,具有“廉(药价廉)、驗(药有效驗)、便(药易得)”三个特点。故其价值,实不亚于赵学敏所編的串雅(串雅也具有廉、驗、便三个特点)。

为了使这部方书,能够更好的适应于群众,所以我才在每方之后,加以解說,对方剂的药性、适应症与治驗等,都尽可能地一一作出介紹,以期应用这些方剂于临床上的人,有所依归,来更好的發揮其作用,而为病人解除痛苦。

① 刘宾客集卷十答道州薛郎中論方书书。

② 明人李时珍本草綱目中虽引有傳信方,然李书系根据政和証类本草所成,其所引的傳信方,当系从証类本草轉引,并不是他曾見到該书。

原 序

予为連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驗方十通为贈，其志在于拯物，予故申之以书。异日景晦复寄声相謝，且咨所以补前方之闕。医拯道貴，庸可以学淺为辞。遂于篋中得已試者五十余方，用塞长者之間，皆有所自，故以傳信为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刘禹錫述

見刘宾客外集卷九

刘禹錫傳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工文章。時王叔文得幸，禹錫與之交，嘗稱其有宰相器，朝廷大議，多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判度支鹽鐵案，凭借其勢，多中傷人。御史竇群劾云：挾邪亂政。即日罷。憲宗立，叔文敗，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俗信巫鬼，每祀，歌“竹枝”，鼓吹俄延，其聲儉傳。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聲作“竹枝辭”十篇，武陵人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雖赦不原。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擢用之，乃悉詔補遠州刺史，諫官奏罷之。時久落魄，郁郁不自抑，其吐辭多諷，托遠意，感权臣，而憾不釋。久之召還，欲任南省郎，而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不喜，又謫守播州。中丞裴度言播猿狖所宅，且其母年八十余，與子死決，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后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至京后，游玄都咏詩，且言“始謫十年，還輦下，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而來，無復一存，唯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权近聞者，益薄其行。裴度荐為翰林學士，俄分司東都，遷太子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公恃才而放心，不能平行，年益晏，偃蹇寡合，乃以文章自適，善詩精絕，與白居易酬唱頗多，嘗推為詩豪，曰：“劉君詩在處有神物護持。”有集四十卷，今傳于世。

見辛文房唐才子傳

目 录

治干霍乱盐湯方	1
疗热厥方	2
李亚治一切嗽及上气者方	3
补肺丸	5
治痰嗽咽喉不利方	6
疗赤白痢如鵝鴨肝方	6
治一切痢神效方	7
樗根饅飩法	8
治久痢方	9
治虛冷久痢方	9
巴石丸	10
治血痢内热方	11
治夏秋之交露坐夜久腹内痞如群石在腹中痛者方	11
治腸痛方	12
疗阴狐疝气方	12
杉木治脚气方	13
治腰膝痛不可忍方	14
治毒风腰脚无力肿痛腹脹心煩悶气上冲咽喉头面浮肿嘔 逆方	15
甘少府治脚轉筋暴風通身水冰如攤緩者方	16
疗心痛地黄冷淘方	17
羊肝丸	17
治眼风泪痒生翳赤眦方	18

治目赤痛方	19
治口疳并发背方	20
治喉痹方	21
治女子月經不絕来无时方	21
神授痛疽灵方	22
治疗方	24
疗瘰方	25
治瘰癧方	26
硃州王及郎中槐湯灸痔法	26
治湿癬方	28
乱发鸡子膏	29
治打扑損方	29
治伤損方	31
拔箭鏃并疗諸疮方	32
治蛇咬蝎螫方	32
治虫豸伤咬方	33
治蜘蛛咬遍身生絲方	34
疗蚯蚓咬方	34
治蝻蜒入耳方	35
崔中丞炼盐黑丸方	35
王旻山人甘露飲	36
合香法	37
造桂漿法	37
苏合香	38
逸文三則	38

傳信方集釋

治干霍乱盐湯方

元和十一年十月，得干霍乱，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大斗許，气即絕，河南房偉傳此湯，入口即吐，絕气复通。其法：用盐一大匙，熬令黃，童子小便一升，二物溫和服之，少頃吐下即愈。（政和証类本草卷四）

集釋 治干霍乱盐湯方，政和証类本草卷四引作“唐柳柳州纂救三死方”，及讀卷二十二蜣螂条下引苏頌图經本草称“唐刘禹錫纂柳州救三死方”，据此可以推断救三死方可能是柳柳州所傳，而由刘禹錫收輯在傳信方中的。救三死方的內容，按許叔微本事方卷七引柳柳州救三死方。一是盐湯探吐治干霍乱，二是杉木湯治脚气病，三是蜣螂心拔疔毒。然政和証类本草卷二十二蜣螂条引柳州救三死方，除有蜣螂心拔疔毒一方外，还有蜣螂巴豆同研涂患处拔箭鏃一方。

古人所称的霍乱，是泛指来势迅疾的上吐下泻时病而言，与現代所称的急性傳染病霍乱不同。干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絞痛，死亡尤为迅速。治疗的方剂，虽然很多，惟以盐湯探吐一法，最为簡捷便利而且效果良好。故除傳信方有記錄外，他如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孙思邈千金方卷二十、陈言三因极一病証方論卷十一、程鍾齡医学心悟卷三、王孟英霍乱論、无名氏救急奇痧方、陆以湑冷廬医話补編、周其芬經驗良方卷上等书中，均記有用燒盐調童便或阴阳水探吐治霍乱的处方，且贊揚它疗效的优越。

不仅我国医书中記有本方，在日人丹波康賴医心方卷十一和朝鮮人許浚东医宝鑑杂病篇卷五里，也同样記有本方。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本方不单是祖国治干霍乱的一个良方；同时对于其他国家的医学也有影响。

用盐湯探吐治干霍乱，除屢見于方书外，在古人的临床上，也有記載。名医类案卷四說：

江应宿治一人病霍乱，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心腹絞痛。脉之，沉伏如无，此干霍乱也。急令盐湯探吐宿食痰涎碗許，遂泻，与六和湯而愈。

至于本方何以能治疗干霍乱？这一道理，在祖國的医籍中，也有解釋。按吳鞠通溫病条辨卷二第 53 条的注釋說：

治干霍乱用盐湯探吐一法，盖閉塞至极之症，除針灸之外，莫如吐法，通阳最速。冬令太阳寒水，得厥阴气至，风能土升，則一阳开泄，万象皆有生机矣。

又章太炎医論論霍乱証治条，則以为“盐能凝血，亦能調血”。故施治于干霍乱，便有殊效。通过上述的这些道理，就可以明了本方之所以能治疗干霍乱的原因。

疗 热 厥 方

疗暴中风，用紧細牛蒡根，取时須避风，以竹刀或荆刀刮去土，用生布拭了，搗絞取汁一大升，和灼然好蜜四大合，溫分为兩服，每服相去五六里，初服得汗，汗出便差。

此方得之岳鄂郑中丞，郑頃年至潁阳，因食一頓热肉，便中暴风。外甥卢氏为潁阳尉，有此方，当时便服，得汗随差，神效。（政和証类本草卷九）

、集釋 古人所謂中风，系指外感伤风而言，自魏晉以降，始以昏厥暴仆，气粗脉大或脉来微弱为中风。实际上，后人所說的中风，乃是內經所稱的“厥”。“厥”有两种类型，一为“寒

厥”，一为“热厥”。按內經厥論說：“數醉若飽以入房，气聚于脾中不得散，”則发为热厥。又說：“巨阳之厥，則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晦仆。”把內經的話，与傳信方所記郑中丞因飽食一頓热肉而“暴中风”的現象相映証，便可发现出他得的病，实际是热厥。

热厥一症，系心中蒸热，外不能泄而发生的，属于厥中的閉証，治疗的方法，适宜潜阳、开泄、祛痰。牛蒡根能通十二經絡，又有祛痰的功用，故用来治热厥，自是对症的藥物。所以在古人治“中风”（按应是热厥）的处方里，多有用牛蒡根入藥的方剂。例如外台秘要卷十四載張文仲疗一切风乃至十年二十年不差者方內，即用有牛蒡根。又如三因方卷三治大风及偏风一切风疾的仙酒方里；也用有牛蒡根。肘后备急方卷三附方載篋中方治风头及脑掣痛不可禁，則用牛蒡根作膏摩痛处。图书集成医部风門八治老人中风目瞤动，則用牛蒡根合白米作饘飴，加葱椒五味，空心食。从古方用牛蒡根治“中风”的众多，就可看出，用本方施治于热厥，当是有效的。征之高行素治郝可亨儿子一病案，处方內就用有牛蒡子（見中风輯證序），就更具体地說明了牛蒡根对热厥一症，疗效是相当良好的。

不过用牛蒡根治热厥，虽在祖国医学上有充分的根据，但前人单独应用于临床的治驗，却嫌太少。为了謹慎起見，凡遇热厥病症，最好以龙骨、牡蠣、龟甲、鼈甲、玳瑁、珍珠等介类潜阳，再加上牛蒡根、石菖蒲、陈胆星、莱菔子之属以开泄祛痰，大剂为方，庶乎效果优良，而不致貽誤病員。

附註：本方集釋系参考張山雷中风輯證写出。

李亚治一切嗽及上气老方

用干姜須是合州至好者。皂莢炮去皮子取肥大无孔者。

桂心紫色辛辣者，削去皮。三物并別搗下篩了，各秤等分，多少任意，和合后，更搗篩一遍，煉白蜜和搜，又搗一二千杵，每飲服三丸，丸稍加大如梧子，不限食之先后，嗽发即服。日三五服。禁食葱油咸腥热面，其效如神。

刘(禹錫)在淮南与李(亚)同幕府，李每与人药而不出方，或譏其吝，李乃情話曰：“凡人患嗽，多进冷药，若見此方，用药热燥，即不肯服。故但出药多效。”試之信然。(政和証类本草卷八)

集釋 用干姜、桂心、皂莢三药治嗽一方，又見于外台秘要卷九、肘后备急方卷三，称为华佗五嗽丸方。則李亚所用治嗽的这一处方，当是源出于肘后方的。

本方所用的三味药品，按古代本草的記載和今人的实验，都有治咳逆上气的作用。首先拿皂莢來說，王好古湯液本草說它能治咳逆上气。今人高应斗实验結果，也說它可以祛痰①。証以金匱要略治咳逆上气时时唾浊的皂莢丸一方，就更能說明皂莢治咳的良好作用。至于干姜，神农本經說它能止胸滿咳逆上气，姚僧垣則用以治冷气咳嗽。再次桂心一药，甄权也說它能治咳逆結气。故用这三味药物合为一方，以治咳嗽、痰多、气喘，自是有效无疑。

但这三味药物，性均辛溫，对因风寒外感而引起的咳嗽，本着“凡伤于寒，則为病热”的原理来衡量，是不能施治的。如果誤用于外感咳嗽的話，犹如抱薪救火，不仅无益，而且有害。所以傳信方虽謂本方能治一切咳嗽，但我們仍应辨別药性的寒热，对症施治，不可迷信古人。

我認为本方的适应症，是“肺痿咳唾”或“肺中冷”一类的症候。凡可用甘草干姜湯或生姜甘草湯来疗治的咳嗽，均可采用本方治疗。惟如何辨認“肺痿”或“肺中冷”？除据張仲景金匱要略知肺中冷必有“吐浊涕”的症状外，还可据惲铁樵称

“咳时喉間味辣，便是肺冷”^②一特征来辨認。如此，才能在臨床时，对症下葯，不致貽誤病員。

① 見中华医学杂志 1954 年 5 期。

② 譚鉄樵講演录第 1 頁。

补 肺 丸

治嗽补肺丸，杏仁二大升，山者不中，拣却双仁及陈臭，以童子小便一斗浸之，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并皮尖于砂盆子中研細，滤取汁，煮令鱼眼沸，候軟如面糊即成。仍时以柳篋攪，勿令著底，后即以馬尾罗或簾布下之，日曝，可丸即丸。服之时食前后，总須服三十丸、五十丸。任意茶酒下，忌白水粥，只是为米泔耳。自初浸至成，常以紙盖之，以畏尘土也。（政和証类本草卷二十三）

集釋 本方又見于千金方，謂能治“少喜多噯，面色不潤，积漸少食，脉弦紧者”的寒熱咳嗽，最宜于已婚或未婚的妇女服用。則刘氏所記的这一处方，当源出于千金。

杏仁有止咳下气的作用。刘完素、張洁古都說：“治咳者治痰为先，治痰者下气为上。”杏仁能下气，故治咳嗽的效果是必然良好的。观历代名医治咳的医案，多用有杏仁一葯，即可以得到証实。

至于用童便浸杏仁，其用意可能有三：一是消除杏仁毒性（杏仁見水分解出有毒性的氰酸），也如現在有些外科中医用尿泡馬錢子来消毒的作用一样。一是童便气味咸寒，入腎經，李东垣說：“咳嗽所生者受病，故腎气亏也。”用童便所以生腎水，合乎金匱所說“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当先实脾”的原則。还有一点，是苏恭称童便止咳，大明本草称童便能“潤心肺”，李时珍則說：“人喉有窍，則咳血杀人，咳不停物，毫发必咳，血既滲入，愈滲愈咳，愈咳愈滲，惟飲溲溺則百不一死”^①，由此看

来，則它的治咳效用是很大的。故刘禹錫便把童便与杏仁合組为方，用来治疗咳嗽。

① 严用和济生方吐衄門也有这一說法。

治痰嗽咽喉不利方

呵梨勒其子未熟时，风飄墮者，謂之隨風子，暴干收之，彼人尤珍貴，益小者益佳，治痰嗽咽喉不利，含三数枚殊胜。（政和証类本草卷十四）

集釋 呵梨勒止咳嗽，不載于古方，故在千金、外台中，均无用呵子（呵梨勒）治咳的葯剂，所以李东垣說：“呵子苦重泻气酸輕不能补肺，故嗽葯中不用。”但寇宗奭本草衍义則称呵子“泻气”，朱震亨則說“呵子能泻肺气”。李时珍也說：“呵子同橘皮、厚朴用，則下气，同人參用則补肺治咳嗽……但咳嗽未久者，不可驟用”。观严用和济生方咳嗽門有“治久咳語声不出”的呵子散（处方：呵子、杏仁、通草），又喘門治“痰极筋力，喘急不安”的杏參散中，也用有呵子。济生方用葯“主于小心畏慎”，“其方乃平日所嘗試而驗者”，“用之輒有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語）。故从他用呵子治咳一点，可以說明本方应是有效的。惟应注意的，本方不适于初起咳嗽。

又按本草綱目卷三十五引經驗方称以呵子治久嗽，乃“連州成密方也”。考刘禹錫曾在連州作过官，則本方当是官連州时所获得的。

疗赤白痢如鵝鴨肝方

黃芩 黃連各八分

上二味以水二升，煎取一升，分二服。（医心方卷十一）

集釋 从旁的方书引傳信方原文及傳信方序称“得已試者五十余方”一語看来，本方应記有治驗。但丹波氏医心方引

这一处方时，却没有治驗，当是被彼刪去了。

按痢疾一病，古人称为滯下，以其深入藏府，号为重症。医疗的方法，大約分为六种：（一）初起有表症的，以解表为主，如用人参敗毒散治痢，就属于这一种。（二）初起痢疾，腹痛拒按里实的，則以“通因通用”之法施治，滌蕩积垢，如用小承气湯加升麻治痢，就属于这一种。（三）凡痢疾后重赤白相杂，次数甚多而腹痛的，則以行血和氣方法施治。（四）痢疾表症不著，里无实症的，則以清热解毒法治疗。（五）久痢四肢冷，身冷汗出，水谷直下，則用溫补和固涩法施治。（六）噤口痢，用养胃阴、平虛火之法施治。

至于本方，用黃連、黃芩治痢，則属于上述六法中的清热解毒法。黃連一药，本經說它能治腸澼下痢。近人实验結果，也証明它对志賀氏、弗氏、宋內氏、斯密氏四种痢疾杆菌，有强大抗生作用^①。黃芩一药，本經也說它能治腸泄痢，故張仲景治痢有黃芩湯，吳鞠通溫病条辨治痢的新加白头翁湯，即加有黃芩。至以黃連、黃芩二药，組成一方来治痢疾，則以千金方为最早。按千金方卷十五說：“治大熱毒純血痢不可差者方：黃連六兩，咬咀，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夜露星月下，旦起空腹頓服之，臥即將息。不差、加黃芩二兩，更作服之。仍不差者，以瘡痢法治之”。千金的这一处方，就是本方的来源。惟千金仅云治赤痢，而傳信方則說本方能治赤白痢如鵝鴨肝，比起千金的認識，确是进展了一步。

① 上海中醫藥杂志 1956 年 12 期王守良报告。

治一切痢神效方

黃連二兩半 黃柏一兩半 羚羊角半兩 茯苓半兩
上四味为散，蜜和丸，用姜蜜湯下。（医心方卷十一）

集釋 本方也和上面用芩、連治痢一样，是用的清热解毒

法。刘完素說：“黃連、黃柏性冷而燥，能降火去濕而止瀉痢，故治痢以之為君”。再加上羚羊角能解熱毒痢血，茯苓能去脾經濕熱，且羚羊角生于巔頂，有上升的作用（章太炎醫論第20頁），與黃連、黃柏諸藥，一升一降，剛柔相濟，制方是甚為巧妙的。所以本方除見于傳信方外，在危亦林的得效方與許浚的東醫寶鑑里，也有記載。同時這兩部方書上還說本方的適應症是蠱注痢。蠱注痢的症狀是“久痢不已，毒氣蝕于臟府，下血如鴉肝，雜膿瘕者”。因此就更加明了了本方的治療範圍，而便于我們來臨床施治。

樗根餛飩法

治久痢及疳痢。

刘禹錫著樗根餛飩皮法，每至立秋前後，即患痢或是水谷痢，兼腰痛等，取樗根一大兩，搗篩，以好面捻作餛飩子如皂莢子大，清水煮，每日空腹服十枚，并無禁忌，神良。（政和証類本草卷十四）

集釋 按傳信方所載治痢的方劑，共有七個，內中如樗根餛飩法治痢、牛乳蕁癩合服治痢、呵梨勒治痢、硃石治痢四方，皆系治久痢的方劑，所用的都是固澀藥品，對初起痢疾，是不適宜的。

至于本方用樗根皮捻面為餛飩以治痢，據外台秘要卷二十五，知系出于近效方。它的治療範圍，外台稱能“療久痢及疳痢諸方不差者”。其所以能療久痢的緣故，完全在于樗根皮“性寒而澀血”。久痢應用澀劑固脫，因此本方就成為久痢的適應藥劑。

征之古人的醫案，本草衍義稱洛陽有一婦女，病痢，大便與膿血雜下，痛苦萬狀，諸方不瘥，用樗根白皮與人參合服而愈。從這個醫案，說明了本方對於久痢的療效，是相當良好

的。

治久痢方

予曾苦赤白下，諸藥服遍，久不差，轉為白膿。令狐將軍傳此法，用呵梨勒三枚，上好者，兩枚炮取皮，一枚生取皮，同末之，以沸漿水一兩合服之。淡水亦得。若空水痢，加一錢匕甘草末；若微有膿血加二匕，若血多加三匕，皆效。（政和証類本草卷十四）

集釋 案張仲景金匱要略說：“氣痢，呵梨勒散主之”。金匱所說的呵梨勒散，就是本方。

呵梨勒味苦而酸，性溫，唐本草主治冷氣心腹脹滿，有收澀腸胃的作用，所以能止痢。惟呵子所止的痢，主要是氣痢。氣痢的症狀，是里急後重，所下的氣穢臭，所解的大便稠粘且形狀有如“蟹渤”。凡遇這種症狀的久痢，就可以採用本方。或者用補中益氣湯舉陷亦可。

用呵梨勒治痢，在李東垣的醫案中也有其例。名醫類案卷四說：

“東垣治一老仆，面坐脫色，神氣特弱，病脫肛日久，服藥未效，復下赤白膿痢，作里急後重，白多赤少，不任其苦……當以瀝去其脫而除其滑……升陽益氣，用御米壳去蒂萆薢蜜炒、橘皮各五分，干姜炮六分，呵子煨去核七分，為細末，都作一服，水二盞煎減半，空心熱服。”

玩味東垣的這一治驗，和日久未效等語，就可體會出如何使用呵梨勒來醫療痢疾。

治虛冷久痢方

唐太宗實錄云：貞觀中，上以氣痢久未痊，服名醫藥不應，因詔訪求其方，有衛士進黃牛乳煎萆薢方，御用有效。劉禹錫